

魯迅
散文集



散 文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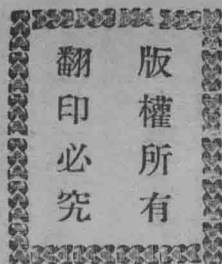
魯 迅 著

上海全書店印行

1937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散文集



\$3.20

實售三角二分

著者	魯迅
出版者	全球書店
發行者	全球書店
代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全球書店

魯迅散文集目錄

病後雜談	一
三月的租界	五
阿金	九
寫于深夜裏	一五
一，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之入中國 二，略論暗暗的死 三，一個童話 四，又是一個童話	三一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三一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	三四
論大眾語	三九
中國語文的新生	四四
從別字說開去	四七
關於新文字	五二
門外文談	五四
一，開頭 二，字是什麼人造的？ 三，字是怎樣來的？ 三，寫字就是畫畫 五，古時候言文一致麼？ 六，于是文章成為奇貨了 七，不識字的作家 八，怎麼交代？ 九，誰化呢，普遍化呢？ 十，不必恐慌 十一，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 十二，煞尾	五四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導言	八
譯文復刊詞	〇七
豐收序言	一〇九
死	一二
幾個重要問題	一九
八月的鄉村序言	二三
生死場序言	二六
白莽遺詩序	二九
關於「白莽遺詩序」的聲明	三一
故事新編序言	三五
「題未定」草	三八
理水	七五
采薇	九七
起死	二五
出關	四一
這也是生活	五七
死魂靈序	六三

魯迅：散文集

病後雜談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並非什麼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餓一天。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閒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着一個大願。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却模模糊糊，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着，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志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却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

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來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一禮拜不肯好，只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却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裹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三天對我說，血裏沒有一點傷寒菌；于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爲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只是沈吟着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低一點……

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于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喫東西而已，這真無異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爲既不必寫遺囑，這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病」。從這一天起，那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着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爲「養病」。

像這樣的時候，我贊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原是不爲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着一塊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只好歎一口氣，將牠放下。所以，我在歎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面的世說新語之類一大堆，躺着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彷彿在眼前浮動。由此想起阮嗣宗的聽到步兵廚善于釀酒，就求爲步兵校尉；陶淵明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杭。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站在雲端裏吶喊」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

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捕巡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麼，單單爲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喫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只好「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却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裏。

此之謂「空靈」。

三月的租界

今年一月，田軍發表了一篇小品，題目是「大連丸上」，記着一年多以前，他們夫婦倆怎樣幸而走出了對於他們是荊天棘地的大連——

「第二天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青島青青的山角時，我們的心纔又從凍結裏蠕活過來。」

「『啊！祖國』！」

「我們夢一般的這樣叫了！」

他們的回「祖國」，如果是做隨員，當然沒有人會說話，如果是剿匪，那當然更沒有人會說話，但他們竟不過來出版了「八月的鄉村」，這就和文壇發生了關係。那麼，且慢「從凍結裏蠕活過來」罷。三月裏，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說道——

「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

誰說的呢？就是「有人」。爲什麼呢？因爲這部「八月的鄉村」裏面有些還不算「實」。然而我的傳話是「真實」的。有「大晚報」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

期文壇」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爲證——

「『八月的鄉村』整個地說，他是一首史詩，可是裏面有些還不真實，像人民革命軍進攻了一個鄉村以後的情況就不夠真實。有人這樣對我說：『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就是由于他感到田軍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如果再豐富了自己以後，這部作品當更好。技巧上，都有許多問題在，爲什麼沒有人指出呢？」

這些話自然不能說是不對的。假如「有人」說，高爾基不該早早不做碼頭腳夫，否則，他的作品當更好；吉希不該早早逃亡外國，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營裏，他將來的報告文學當更有希望。倘使有誰去爭論，那麼，這人一定是低能兒。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還有說幾句話的必要，因爲我們還不到十分「豐富了自己」，免于來做低能兒的幸福時期。

這樣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罷，田軍早早的來做小說了，却「不夠真實」，狄克先生一聽到「有人」的話，立刻同意，責別人_{不來}指出「許多問題」了，也等不及「豐富了自己以後」，再來做「正確的批評」，但我以爲這是不錯的，我們有投

槍就用投槍，正不必等候剛在製造或將要製造的坦克車和燒夷彈。可惜的是這麼一來，田軍也就沒有什麼「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的錯處了。立論要穩當真也不容易。

況且從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來，要知道「真實」似乎也無須久留在東北似的，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約就留在租界上，並未比田軍回來得晚，在東北學習，但他們却知道不夠真實。而且要作家進步，也無須靠『正確』的批評，因為在沒有人指出「八月的鄉村」的技巧上，內容上的「許多問題」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經斷定了：「我相信現在有人在寫，或預備寫比『八月的鄉村』更好的作品，因為讀者需要」！

到這裏，就是坦克車正要來，或將要來了，不妨先折斷了投槍。

到這裏，我又應該補敘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題目，是：「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題目很有勁。或者雖然不說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實行着抹殺「八月的鄉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務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發表時，這才解除他的任務，而「八月的鄉村」也許再有些生機。因為這種模模糊糊的搖頭，比列舉十大罪狀更有害于對手，列舉還有條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測到壞到茫無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執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為「那些作家是我們底」的緣故。但我以為同時可也萬萬忘記不得「我們」之外的「他們」，也不可專對「我們」之中的「他們。」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給批判，美惡一并指出，如果在還有「我們」和「他們」的文壇上，一味自責以顯其「正確」或公平，那其實是在向「他們」獻媚或替「他們」繳械。

阿 金

近幾時我最討厭阿金。

她是一個女僕，上海叫娘姨，外國人叫阿媽，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國人。

她有許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陸續到她窗下來，「阿金，阿金！」的大聲的叫，這樣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頗有幾個姘頭；她曾在後門口宣布她的主張：弗軋姘頭，到上海來做啥呢？……

不過這和我不相干。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後門，斜對着我的前門，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來，我總受些影響，有時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時竟會在稿子上寫一個「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進出，必須從她家的曬臺下走過，而她大約是不喜歡走樓梯的，竹竿，木板，還有別的什麼，常常從曬臺上直摔下來，使我走過的時候，必須十分小心，先看一看這位阿金可在曬臺上面，倘在，就得遠遠些。自然，這是大半爲了我膽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錢；但我們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國人，被打得頭破血出

，固然不成問題，即使死了，開同鄉會，打電報也都沒有關係；——況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夠弄到開起同鄉會。

半夜以後，是別一種世界，還剩着自大脾氣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經三點半鐘了，我在譯一篇東西，還沒有睡覺。忽然聽得路上有人低聲的在叫誰，雖然聽不清楚，却並不是叫阿金，當然也不是叫我，我想：這麼遲了，還有誰來叫誰呢？同時也站起來，推開樓窗去看去了，却看見一個男人，望着阿金的繡閣的窗，站着。他沒有看見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關窗退回的時候，斜對面的小窗開處，已經現出阿金的上半身來，並且立刻看見了我，向那男人說了一句不知道什麼話，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揮，那男人便開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什麼錯事似的，書譯不下去了，心裏想：以後總要少管閒事，要煉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炸彈落於側而身不移！……

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麼影響，因為她仍然嘻嘻哈哈。不過這是晚快邊才得到的結論，所以我真是負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這時我很感謝阿金的大度，但同時又討厭她的大聲會議 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來，四圍的空氣也變得擾動了，她就有怎麼大

的力，量這種擾動，我的警告是毫無效驗的，她們連看也不對我看一看。有一回，鄰近的洋人說了幾句洋話，她們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來了，用脚向各人亂踢，她們這才逃散，會議也收了場。這踢的效力，大約保存了五六夜。

此後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擾動又擴張了開去，阿金和馬路對面一家煙紙店裏的老女人開始奮鬪了，還有男人相幫。她的聲音原是響亮的，這回就更加響亮，我覺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間門面以外的人們聽見。不一會，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論戰的將近結束的時候當然要提到「偷漢」之類，那老女人的話我沒有聽清楚，阿金的答覆是：

「你這老×沒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這恐怕是實情，看客似乎大抵對她表同情，「沒有人要」的老×戰敗了。這時踱來了一位洋巡捕，反背着兩手，看了一會，就來把看客們趕開；阿金趕緊迎上去，對他講了一連串的洋話。洋巡捕注意聽完之後，微笑的說道：

「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並不去捉老×，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過去了。這一場巷戰就算這樣的結束。但

是，人間世的糾紛又並不能解決得這麼乾脆，那老×大約是也有一點勢力的。第二天早晨，那離阿金家不遠的也是外國人家的西崽忽然向阿金逃來，後面追着三個彪形大漢。西崽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約他被他們誘出外面，又給人堵住後門，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愛人這裏來了，愛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孖生戲劇裏的彼爾·干德，就是失敗之後，終於躲在愛人的裙邊，聽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璫威女子，她無情，也沒有魄力。獨有感覺是靈的，那男人剛要跑到的時候，她已經趕緊把後門關上了。那男人於是進了絕路，只得站住。這好像也頗出了彪形大漢們的意料之外，顯得有些躊躇；但終於一同舉起拳頭，兩個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給了三拳，彷彿也並不怎麼重，一個在他臉上打了一拳，却使她立刻紅起來。這一場巷戰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觀戰者也不多，勝敗兩軍，各自走散，世界又從此暫時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為我曾經聽人說過：所謂「和平」，不過是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日。

但是，過了幾天，阿金就不再見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覆。補了她的缺的是一個胖胖的。臉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氣的娘姨，已經二十多天，還很安靜，只叫了賣